第二十八卷

世系部十九

尚論四

寇準　趙鐵面　韓范評

六一居士傳　新法始末　司馬溫公

蜀山蘇公　宗澤贊　兀术走

岳武穆碑　郾城大捷　書生叩馬

端宗帝昺　徐應鑣　二江

史天澤

卷二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刪正

尚論部十九

冦準

呂中

當時若無冦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凜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渡河景德

不戰而和欲和在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趙抃鐵面御史　　明屠　隆

古人處臺諫之職而以直聲震於當時可謂不負其職者矣夫臺諫之職言官也者以諫諍立朝上而君德之成敗下而生民之休戚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舉於此乎關焉故必勵忠貞之節秉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

靖獻於天朝而後無愧於言責夫苟依阿澒㴐以偷祿
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則天子將安賴之幾何
而不尸厥職也自非忠義素植於天性者疇能獨持風
裁以伸蹇諤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昔宋趙抃以
剛介正直之士遭遇仁宗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貴直聲凜然號爲鐵面御史嗚呼御史若閱道斯其無
負諫官之職者哉粵稽古無所謂諫官之名也是故先
王嘉正議而樂讜言爲之設置謗之鼓敢諫之木肺石
之口和顏色以來人之言虛懷以采人之說當其時則
大夫諫士傳言庶人議於野商賈謗於市史在前書過

瞽誦詩諫工執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諫諫無常職固未聞有所謂諫官之設也而亦何至以直聲震於天下如所謂鐵面之號哉迨三代告還風漓世降上無受言之主而下多諱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以言責屬之矣臺諫之設固直道之衰也而世之論臺諫者有曰言及乘輿則天子省躬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如此乎其權之重也又曰坐乎廟堂之上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而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如此乎其責之隆也乃御史則主封駁之司慮搏擊之任錦衣豸服鐵簡銀魚以待天顏而糾百僚執

朝綱而肅憲度袖懐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
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爲
職亦甚重且艱矣顧天下之士剛直者少而柔佞者多
忘身狥國者希而全軀保家者衆而况天子威重於雷
霆勢重於千鈞尤足以奪人臣之氣而撓其所守於是
始有呢訾慄嘶喔咿嚅唲以取容突梯滑稽如脂如韋
以絜楹奴顔婢膝守口如瓶自同立仗之馬轅下之駒
抱葉之寒蟬以竊祿甚而如杜欽各永者流黨於王氏
陰收富貴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蹇諤之名斯蓋奸人
之尤者也馴至君德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踞而不動

衆正屏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憲收聲霜威掃地盡矣以是人而列之諫垣汚蔑銀臺孰甚焉而又何鐵面之足云也閔道夙抱忠貞直諒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操而遭際昇平對揚明王言論慷慨而不嫌於過激風采凝毅而不病於大剛法鷹鸇之搏擊象獬豸之觸邪類屈軼之指佞直辭勁氣磅礴朝著而威望表於天下是故口啣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豪華鼎盛而望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門依憑寵靈為城狐社鼠之勢營蟠結根據之奸牢不可動而覩鐵面則落膽矣武夫悍將擁兵擅權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奪於鐵

面之威變人倖倖出入宮掖如鬼如蜮而亦不免懾於鐵面之勢鄙夫懦士箝口結舌以持祿取容而思鐵面之臣則汗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容以謝過者有矣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矣壯哉淸獻公之節乎昔者汲黯寢淮南之謀二鮑欽貴戚之手李膺伸破柱之威張綱著埋輪之直之數公者皆所謂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畏强禦而以鐵面有聲於時者也閱道之氣節豈非數君子之遺一哉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又曰色厲而内荏譬諸穿窬之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爲剛而動於意氣之私則或流而爲色厲内荏是所謂玉表而石

中者也羊質而虎皮者也故文之無畏能扶宋公之僕而不免喪氣於過宋之時元楨能刼内侍之奸而不免改節於貶竄之後劉栖楚能碎玉階之首而不免朋附於八關十六子之鄭韓璜能按將帥之贓而不免毀志於歌伎之手豈不爲勢屈不爲利誘者哉而又安在其爲鐵面也淸獻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爲矣必有龍逄之忠肝者能爲之有比干之剛腸者能爲之有宋璟之貞姿勁骨者能爲之閱道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治心之功密矣入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隨持身之節嚴矣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其不爲

無異諸人者幾希矣故剛直也矯激於一時者意氣易盈而易銷而天下得以窺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彌勵而天下有以懾其威孰謂清獻公之剛而可易爲者哉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公之謂矣雖然君猶表也臣猶影也表端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人君不能培植安全而震撼折挫之自非烈火之真金百煉之精鋼鮮有不靡然而變節者矣其有不變者則伏鼎潤鑊竄遠投荒而正氣銷磨以盡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安一恭和易容受直言當其時君唐介之敢言張昇之孤立包拯之笑比河清及趙抃之

鐵面皆能始終保全之此直臣之所爲感激而思奮者也然則閔道之氣節可尚矣而仁宗之能容君人之度不亦偉矣哉愚故表而出之以見當時一代之盛云

韓范評　明沈漼

當宋慶曆元昊跳梁全師屢覆邊城陷没盡自繼遷背叛迄今幾六十年繼遷父子無歲不以和請而鄜延涇原環慶之間無歲不被兵仁宗乃遣侍臣就問方畧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韓則以屯二十萬重兵謹守界壕經費日蹙士氣日隳且勢分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圖永逸范則以戰者危事平

定難期挑禍啓釁徒阻內向之意欲以恩信招來擇利
修築廢砦以徐俟其釁當時多難韓而是范爲易就卒
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夏竦有豐州之敗葛懷
敏有定州砦之敗卽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夏卒以
二十五萬之茶幣和終宋之世常爲與國後世按成敗
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右范者以爲善察彼已休兵息衆
常堡廟筭而無遺鏃亡矢之勞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爲
時詘舉盈驅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魏公徒激一時之
弱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爲謀國者當先其大體而後小
利幹蠱者貴族其神器而緩近局事後成敗可亡論也

元昊父子以叛逆餘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銀綏割陷清遠破西涼狼藉將吏蠶食藩漢僭號改元此而不誅中國之體陵夷極矣更欲苟且姑息奬以王爵贈以金帛覆城不取而又加賜焉何以舒華夏之氣鼓戍卒之心哉此愚嘗以爲和之一字不獨貽慶曆之耻而實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爲盡善且當時所謂不戰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兵深入師老粮匱爲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損削太過以屢易之將馭非素撫之士是以動輒掣肘倘魏公信之而令魏公久任之奚有違制之任禍耶吾徵

白豹城之捷而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吾併力西向環慶鎮原當其前鄜延麟府牽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復横山斷賊一臂賊縱阻河負山窟穴完固吾可操數月粮而得志矣又何險隘可慮而不繼之足患哉計不出此而一意於和卒之慢書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閲歲無休抑中國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而僅爲么麽小寇之父以全盛之時而不能制蕞爾之畔賊遂使其後靡所能抗靡所不和陵夷衰替至不忍言豈非際可爲之機當幹蠱之會叢挫不振積弱之勢一成而不可反

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宻而制事太疎視敵太重而視已太輕議論太宻故謀國者靡定見制事太疎故舉事者鮮成功太重則畏而不敢爲太輕則怯而不能爲即西夏一事方繼遷之死曹瑋嘗請討之真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反非有極重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能守而主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及此而顧主和議也者亦以意在持重冀得萬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一右臂宣靖建紹之際其蠱壞遂并關隴不能守也觀其

與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隱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言爲權而以魏公之策爲正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得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五一耳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

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棄於五物哉雖然吾日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

此五物俱適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焉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强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敘宋新法始末

初仁宗時臨川王安石上書大要以天下財力日屈風俗日壞欲法先王之意有所改易期不至傾駭天下而功以就先是安石擢進士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舘職安石獨否英宗時數召不赴神宗即位於是自文彦博歐陽修韓維呂公著等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帝意甚嚮之召爲翰林學士既至詔越次入對時上臨政圖治意鋭甚而安石盛稱堯舜之道至易而不難因乘閒勸其擇術推誠上甚嘉納之居無何拜叅知政事因問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

正方今之所急也於是安石以上排群議用之數揣得其堅與巳欲盡行其所不可當世者因爲上稱周官理財之法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安石初與呂惠卿定交至是薦之與蘇轍並爲檢詳文字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議之朝臣有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後蘇轍以不合出爲河南府推官獨惠布用事熙寧二年四月賣鹽場於永興軍始罷通商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須農田水利約束三年改諸路更戌立保甲法及行

募役法四年更定科舉專以經義論策試士五年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馬法八月行方田均稅法六年收免行錢初呂誨以安石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疏極論之出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安石爲人果於自用能以辨博濟其說至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帝或意不能無疑安石度帝終欲與之共治必稱疾固辭求去帝不得已爲罷諸言者比起視事則持新法益堅帝亦益信之邪人得窺其意每曲爲附和與得借資由是文彥博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歐陽修范鎮趙抃程顥蘇軾皆以論新法相繼罷去而呂

惠卿曾布章惇薛向等率致位通顯凡安石所爲法獨
變制科罷詩賦得之方田差爲便民免役差役各有利
害其他大都巧爲之名以罔利於下或至朝廷與商賈
等安石亦不疑也青苗法行上因韓琦疏論頗欲罷之
會遣二中使察之二人適安石所陰結爲助者還皆言
民便於是帝遂無罷青苗意其計術多類此熙寧七年
夏大旱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會鄭俠繪
所見東北流民扶携轉徙之狀爲圖上之帝爲罷新法
十有八事是日果大雨而安石復力求去呂惠卿鄧綰
環泣帝前論新法不宜罷於是一切如故安石免相以

韓絳呂惠卿代之二人守其法不少失而惠卿又立手實法民尤苦之惠卿性陰狡故由安石進既得志忌安石復用極擠抑之而韓絳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既至數月惠卿以罪免罷手實法安石悔之終身以不能識惠卿也上初有圖燕之志而安石亦慨然欲以爲功故謀變法以足財用後稍稍用王韶熊本等開熈河擊瀘夷欲以漸行之西北遼人疑之使使來議疆事往反至再帝以問安石安石度卒不可如何乃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所割地幾七百里蓋上與安石所以膠固親信多在此然其効可睹矣是年

十月安石復免相帝卒用李憲等大舉征西夏潰於靈州於是民屈於征歛兵弱於疆埸圖事始謀亦稍稍艾矣哲宗初皇太后臨朝司馬光呂公著並用爲相元老耆舊多在位者於是保甲方田市易保馬青苗免役諸法相繼而罷然熙豐之黨猶分布中外光旣卒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引陳寶及唐五王事以戒元祐八年哲宗始親政群小果力排太后時事章惇呂惠卿皆復官日以紹述爲事於是盡復熙豐所行法而元祐諸臣貶斥殆盡繼以蔡京童貫之徒鼓其焰而乘之獘內事外天下騷動遂成靖康之禍紹聖以後大都祖述安石

餘論要之安石志在富疆中國以制四夷奸人乘之卒亂天下凡歷四朝五十餘年而爲南渡之宋云

司馬温公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光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於温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内温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奏議郎王仲孺爲温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華誠服左右兩宫格於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温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

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譙郡使來使記之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顔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爲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

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

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蜀山蘇公祠　明李東陽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於茲山之麓於是易獨爲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爲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於州邸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於頴上其家亦不復至常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於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爲得江山之助

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於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盖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傅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言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離貶竄不能居其鄉卜居茲山托名以寓意頴之山名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頴而魂氣之無不

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茲山也耶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將流行充塞於天地間而况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於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爲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耆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一嘗榜鄭邸爲蜀舍而朱俊民劉跂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產嘗因贈太師徐文靖之約買田茲鄉而遽罹家難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請爲記

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

宗澤像贊　　明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壮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俱入於帝聽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娟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其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兀朮走　　明李東陽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

華人頭足胡兒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禿胡天爲中原留逆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岳武穆 碑記

明徐階

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合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卑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爲功最多郾城之捷廬州之援雖鷙鷔如兀朮猶悲號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

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爲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信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於時高宗方惑於秦檜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亳畧汝鄭經營潁蔡爲之盡力比進軍朱仙愾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寃之而王怡然就死畧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失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

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懾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悖人不詳之說特其徇國之心真切懇至竟以爲幸不死於戰即歸死於獄苟初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能爲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蓋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與諸葛亮兩人而已侍御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覩王之深者與

鄜城大捷賜獎諭詔　　高宗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

以孤軍蓄兹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鏖鬪屢合醜類敗奔念兹鋒鏑之交重有傷痍之苦俾爾至此時與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兹獎諭

書生叩馬　　明陳　敬

嗟嗟天不祚宋胡馬南嘶紫雲鏈影北風沸塵岳將軍從悲憂血肉中間關萬死撐乾坤於百戰唯是朱仙報

捷金酋顛頓不敢望將軍之麾蓋斯不已壯南朝而褫
虜魄哉祖宗有靈趙氏未斬必且扺黃龍一掃嵩丘河
洛之腥而秦丞相且擯之且復盡之皇天弗騭猛狗爲
妖蓋余讀書生叩馬之諫私心悼之書生叩而宋事去
可悼也其言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立功於外令人驚
拊心究武穆而口斃丞相之奸蒐書生言固當書生故
步武中原非緬首爲金下者也半壁江南奄奄氣息江
河破碎誰與撐持言念腥羶載道先皇帝羈栖絶域牧
馬悲鳴胡笳撩慄渺茫天涯能不摧心將軍誓心天地
南朝未無人也江東豪傑捲土重來顧誠不知何如徒

沁沁泯泯奔金人而前告之右袒天朝而前茅虜騎嗟嗟天乎書生固非人哉將軍枕矢石崎嶇鞍馬間顧收兩河而挈燕雲於唾手斯已烈矣書生卯而曩厥垂成之緒隳之單辭則天之厭亂已極而洩機於書生也番番新城三老一言剸喑啞之夫悟主上以君臣之大義而壺關一說忼慷諫議若斯之凜也金人掠我土毛血我天地蹂躪我上國蓋至匹馬南渡舉族北轅而江南無淨土矣胡兒歡宋兒悲北人樂南人愁哀纏率土怨薄層霄書生故應極身毋二圖睢陽之像洒新亭之淚告爾金人無犯我闕告爾丞相勿翦忠良告爾將軍擒

梟滅醜告爾天子薪臥膽嘗不謂身宋人而棄宋且佐敵也嗟乎哉天也書生固非人哉吾聞紅衣抱日而老嫗泣呂雉登霞向而蒼狗噬理亦有之書生固奇士也安知非出沒變幻天所假之以爲女直前驅者也夫靖康見告中原血肉踈露泣衣驚弦憭骨彼夫揮甲丁而按斗闕者不能勝勝輙不再也將軍持弱卒抗金兵數十萬克汜水克襄陽已復克郾城朱仙之駐電掃星馳天地爲飛震恐戰士爲飛飲血敵人股栗心怖惴惴懼隻輪之莫返而書生叩矣書生叩而胡馬策吳山矣中原可復而使之不得復又使之必不復嗟哉乎天也建

炎而來百餘戰矣其獲勝者直此時耳完顔亶弱粘罕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將軍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琦吳璘敵也海上之女直其覆燕傾汴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宋德也將軍開闢萬死而得數捷捷屢報而和議梗將軍之身愈危矣天生將軍又復生秦丞相丞相固天所假以覆趙宗者也書生即不叩叩金人而竊宋亡不煖座矣疇謂非天哉將軍壯心塡海苦膽憂天即使犁漠庭歐楊邊之鼾睡九死不惜而賫志以沒嗟哉夫天也天亡宋而將軍不亡宋宋未亡而將軍先殞也悲哉塵河漠漠鑾蹕擁蔽

西風凄動朔雪豪丈二帝魂消雪窖两宫環珮空還追念馬角龍鬚之白令人潸淚成血傷心哉一介草茅猶思掛旆封泥一洗乾坤之耻將軍刀未畢拔而金牌下人鏤紅染壯志氷消寃矣近世儒者謂可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則非也維時天子贅旒丞相操國將軍不受命丞相以尺一削其官而奪之則何辭書生盖有以逆其功之必不成天也將軍沉深好左氏不能斷以義隱忍就死固已諒天之定矣及至海濤不信而知天果厭宋彼書生者亡亦其所出没變幻以顯其奇者也噫嘻乾坤水上萍黃屋今何在人以爲宋亡於元

而余以爲宋亡於書生叩馬之時書生洩天之機而金人適覩天之機高宗闇於機而不寤若將軍則隱其機而强爲之必不得爲而後已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宋運盡矣將軍可以死矣彼塵土奸雄淒涼萬古而武穆忠魂與日月爭光可也

端宗帝昺 世史正綱

按元揭傒斯曰以主弱臣强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

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
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
道學大明之日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
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
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與

徐應鑣大學生與其子鄉貢士琦松女元娘俱赴井死　　明舒　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
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
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於天與也
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擄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

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耶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
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
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后世臣子一動於利得藉此以行
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
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於是哉
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
以爲耻奉君后以臣妾於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
不有徐公舉家不汚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耶方伯顏入
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
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於岳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

而死嗚呼擬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昴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囘日月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

江萬里江萬頃　　蘇佑

先生少有雋才聯舉登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籍甚受知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旋復罷去咸淳元年復以舊秩起先生器望隆重風裁蔚然顧

峭直自任遇事無隱時論多齟齬初爲賈似道宣撫司
叅謀似道每惡其違已先生不爲意無何似道以去要
帝帝涕泣漣如既拜且留先生以手掖帝曰自古無此
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忽謝
先生心實忌之數謀驅逐會先生亦四上疏求去出知
潭州絳侯見猜而賈誼公孫不合而董遷異代同符士
林雅重五年復拜先生與馬廷鸞爲左右丞相時襄樊
圍急似道竊持國柄日惟聲色苑囿是躭先生屢請益
師往援似道弗答遂力求去寓居鄱陽鑿地芝山扁亭
止水迹涉逸豫心有隱憂人莫喻其旨及襄樊破先生

執門人陳偉年曰卽今大勢已不可為貞臣勵節去留
在所不計當與國為存亡旣而元兵至饒州民皆遁去
知州事唐震死之先生從容坐守以為民望已而兵入
其第欲屈先生遂赴止水死道範家人情篤父子侍人
暨嗣鎬相繼投水中積屍如壘旦日先生屍獨浮水上
人以為異從者殮瘞之偉烈激於素衷英靈貫於白日
朝廷嗟嘆行道痛哀詔贈太師益國公諡忠文忠表蹇
蹇文昭郁郁按謚稽覆嗚呼稱矣弟萬頃聯居筮仕歷
綰郡符戢桀攸臨清謹茂著任崇置水而盡情郭伋待
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劍州威擴適宜教養備舉興

學置田稟餼以助彬彬奕奕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游不廢乎絃歌蜀郡僻遠文翁武失乎禮樂解組家居元兵逼境委棄私第遠走饒州冒險詣兄克念天顯竟爲賊所執大罵不屈元人支解嗟嗟屈平放逐寘身汨羅張巡拒守殞命睢陽方之兩江先生出非懟君斃非守土徒以憤王維之已墜悲國祚之綴旒乃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連翩絕軌萃集一門機雲麗藻殊無紀於旂常眞杲芳塵益增煒乎琬琰江氏爲其難者非耶

史天澤 元　　明李善長

史天澤承父兄之業蘊抱不凡平居循默及臨大節議

大事則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喜
與名士交遊而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
以怙寵爲耻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或
以郭子儀曹彬比之殆非虛矣其八子貴顯纓笏聯榮
世胄爲極盛云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終

第二十九卷

三教部一

儒

西方聖人　儒入墨三　科斗文
師表萬世　懸甕　斯文在兹
中原之厄

釋

佛釋總　夢佛　僧尼始
始入中國　刹那迦羅　欲界六天
菩薩十地　舍利子　木犀香

風動旛動　泥牛　十種仙
息意守一　十三如　佛號數

佛

虛無燋　佛父母　佛生於周
佛生日　家天中　化胡
十三佛　馬祖　搠白馬事
入山修道　舍利不損　水陸齋
吾家顏子　水陸儀文　改名懷義
魚呼佛　佛堂獨全　金綱經可託
金剛經斷　芥子納須彌　佛骨表

不拜佛　宿根自善

僧

六和　白馬　佛圖澄
懶殘　忠恕之報　禁度僧尼
乞此息肉　魔滅佛印　學佛作家
出世法　道場不潔　酒肉和尚
劉秉忠　金碧峰　來見心
姚廣孝　又姚廣孝　羊角禪師

卷二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三教部乙

儒

幾蘧氏葛天氏之世其國之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居于西方號曰西方聖人無懷氏之撫民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亦曰西方聖人商太宰問孔子孰爲聖孔子亦稱葛天氏無懷氏爲西方聖人也其

商之世封文王爲西伯居于西方亦曰西方聖人原始秘書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大氏之墨有相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韓非子

唐韓滉廉問浙西常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受之出門因問贊

者曰此爲何處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也是曾國仲尼得道爲眞官理於此韓公卽仲由也性強夫子恐其綴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投書韓公發視之九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不可曉詰問其由以爲妖妄訪能篆籒之人有一客龐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宣父科斗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自憶克保終始 感遇集

歷代累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上詔詞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文

亦精雅 草木子

後漢鍾離意爲孔子修車入廟拭几席劒履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璧七懐其一埋其六牀下有懸甕問戶曹曰夫子丹書莫敢發意啓之得素書云后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懐其一 述異志

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因御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聿從又製七十二子贊並刊石置太學 贊 文史

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代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今遂爲烟塵指其象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有厄於此者

國憲家猷

佛釋總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或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代醉編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顒始也顒嘗一製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

者積十年厥功方就尚書故實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傅毅曰西域之神其名曰佛今陛下所夢將是乎乃使郎中蔡愔等往天竺尋訪佛名由是化流中國後漢後聽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則先仕官而後爲僧者葢始於俊也侯鯖録
○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

漢知有佛久矣 百家名書

西域記云時極短也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爲一呾刹那六十呾刹那爲一臘縛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五十牟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夜三晝三居俗日夜分爲八時晝四夜四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楞嚴云時不住名爲刹那俱舍云壯士一彈指頃六十五刹那仁王云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經九百生滅毗曇翻爲一念日藏云一千六百刹那名一迦羅 翻譯名義

欲界六天四天王忉利須燄摩兜率陁化樂他化自在

色界十八天梵衆梵輔大梵此三勝流名爲初禪少光無量光無音此三勝流名爲二禪少浄無量淨無邊淨此三勝流名爲三禪福生福愛廣果無想此四勝流名爲四禪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無色界四天回心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嚴飾臘師慈氏昆紐吉祥○菩薩有十地一歡喜地達物境界二離垢地同異性滅三發光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明極覺滿五現前地同異不至六難勝地性淨明露七遠行地盡眞如際八不動地一眞如心九善慧地發眞如用十法雲地慈陰妙雲覆涅槃海 象敘皮編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即碎法苑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國憲家猷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焦氏易林

六祖惠能大師三十九歲初到廣州法性寺須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僧云風動

六祖云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二人大悟傳燈録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
個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傳燈録
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
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
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
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
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
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
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

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廻妄想流轉不脩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楞嚴經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英賢才藝是爲愚弊一技一能日下孤燈一能一技空中蚊蚋續高僧傳

佛視有十三如者視王侯之位如過隙塵視金玉之寶如瓦礫視紈素之物如敝帚視大千界如一訶子視阿耨池如塗足油視方便門如化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帛視師道如眼前花視禪定如須彌柱視涅槃如晝夕

寤視倒正如六龍舞視平等如一眞地視與化如四時木也 象教皮編

余聞釋家誦三十五佛五十三佛之號矣稱佛而三五數之也何故哉又讀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諸佛始釋家牟尼終攝取光明寶臺凡七千六百八十三世尊始妙樂上德終須彌山王凡十有二如來始寶蓮華步終寶生德凡六千七十有六菩薩知初會無量終大意聲王凡三千三百五十五尊者始吉祥蜜終嚕呬尼聖堅貴凡七百四十五神僧始摩騰終膽巴凡二百有七合計萬有八千六百一十有七而諸佛如來

菩薩尊者名多重複蓋釋家模擬杜撰之作不待辨駁矣又佛經有三千人成佛者前千佛始光華佛終毘舍中千佛始枸樓孫佛終樓至如來後千佛始日光如來終須彌相與名經又迥異云 釋氏稽古録

佛

南方屬火虛無之地故佛有南無稱號生天猶云度世

○佛者覺也將以覺悟衆生也言人有智慧覺照爲心心者佛之别名有百千異號其體惟一心外無佛佛外無心 佛地論

佛父臨猊國王名屑頭耶母名莫耶後人改佛父曰淨

梵主母曰摩耶非也摩耶是其祖名佛未出家時娶妻
曰耶輸佗生子曰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居
今僧徒無妻非佛本教也象教皮編
佛生於周莊王七年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
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下葬回鹿山至周昭王
二十四年釋迦佛生本中天竺國人出母摩耶夫人右
脇名悉達生於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雙
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
十九年傳衣與摩訶迦葉自一祖傳至三十二祖弘忍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遣使求其道得其書圖其形及

沙門攝摩騰至京師此佛敎入中國之始 晉宋周隋書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敎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卽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 楮記室

淨飯王嚴駕抱太子謁自在天神廟神像起禮拜太子足王驚嘆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爲尊勝宜字天中天卽佛第二小字也 本行經

于闐國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俗云老氏化胡成佛之所初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云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化爲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

寺焉 海録碎事

異國十三佛一頭樓斯和二羅隣那阿竭三朱蹄彼會蔡四䆒蔡羅薩五樓波黎波蔡蹉六那惟于蔡七維黎波羅清蔡蹉八和阿蔡九尸利羣蔡十那他蔡十一和那羅惟于蔡蹉十二沸霸圖耶蔡十三隨阿閱祇波多蔡 事物紺珠

江西禪師法名道一姓馬氏故稱馬祖出家本邑羅漢寺依資州唐和尚落髮渝州圓律師授具足戒玄宗開元間習定南嶽山中遇讓和尚度之卽得心印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代宗大曆四年隸

名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
是四方學者雲從座下洪州廉使問師曰喫酒肉即是
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禄不喫是中丞福傳燈録
顯宗孝明皇帝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
曰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殘遣
使西域求佛書及沙門圖其形像置于鴻臚寺開萬世
釋氏之禍剏白馬寺以胡人爲六卿之爵改廟曰寺名山藏
魏孝文太和初年北伐京閹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
奏乞入山脩道勅出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

悔匪懈首夏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見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代北之國華嚴轉盛 法苑

昔吳孫權令康僧會祈三七日獲舍利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鉼之上權自執鉼寫銅盤中舍利所衝盤□□□□即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 國憲家猷

梁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為作水陸

大齋而救拔之帝扣諸沙門寶誌曰尋徑必有因緣帝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今鎮江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利洽幽明至今遵行焉葦江集

開皇中李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每嘆曰此子吾家顏子也謙施藥散穀積三十年雅好佛約以戒定有謂其脩陰德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唯已自知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

之有謙最善玄言有疑佛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不聞
易經乎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客又問
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有省焉
北史
咸亨二年三月長安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來謁曰弟
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幽冥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
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
於山北寺如法脩設茍釋徒牢敢不知報英尋詣義濟
果得儀文即以所期日山北寺如法脩設次日曛暮向
者異人與數十輩來謝曰弟子秦莊襄王也指其徒曰

此范雎此穰侯此白起此王翦此張儀此陳軫皆秦臣也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秉善力將生人間處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禪師韋江集

唐武后幸馮小保使爲僧改名懷義封梁國公故衣帽皆用朝衫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掇曰偏衫曰寬衣加以錦繡恥其肉袒以袈裟代之恥其跣足以鞋履之

冠有五福曰毗盧或施以八寶或嵌以金玉餘僧皆如之凡畫佛像則有唐像梵像之說始于武后原始秘書

宣城民劉成李暉嘗載魚蟹鬻於吳越閒天寶十三年春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會天暮泊舟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下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閴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佛號成且怖且悚毛髮盡竪即匿身蘆中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躍呼佛成大恐盡投萬魚江中有頃暉至成以告暉怒其妖妄唾罵良久成無以白即以衣資酬其直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

于岸明日遷舫中忽重不可舉視之得緡十五千題云
歸汝魚成奇之是日於瓜洲飯僧併以施焉感應篇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折除功德
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敕到豫州新息令李
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
見大怒便約胥止界内折毀者死于是一界俱全虛爲
人好殺愎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恨故
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
夕即歛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
若指爪剥棺聲初疑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

獨不去開棺而虛生矣身頗瘡爛于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見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録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折佛堂長官界内獨全此功德彌大少間王問吏勿多言但以此對虛方憶之頃上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乃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

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内獨存之此功德可折罪
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
堂可撿之王曰促撿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撿之
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
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
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
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
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
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撿善惡簿唯一紙
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處獨全合折一生中罪

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仍放李明府歸兩吏送出城南門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巳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至此非爲善之報乎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爲善旣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 紀聞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椽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巳去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略無他事吏曰皆來年

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視吏曰有因大駭曰君旣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卽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爲甲胄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

報應記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嘗有一軍將衙參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色不變衆咸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物軍將

曰初遭决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中夜覺身倒街中因爾還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曰爾有何幻術能致軍將曰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曰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云初領到戟門外便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金剛經何在云在家鏁函子内及取到鏁如故毀鏁見已爲兩斷崔大驚自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兖州延壽寺門外葢軍將衙門就法弁斬斷經之像至今尚存 報應記

唐李渤問歸宗曰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答曰入言學

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曰是必如柳大萬卷書從何
處著王荆公曰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
獨以方寸攝郎歸宗之意胍望
唐韓昌黎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
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
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
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
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
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

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后爲侯景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韓愈佛骨表

宋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焚香問當拜與不

拜僧録贊寧曰不當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適會上意遂微笑頷之因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爲得體青瑣高議

丁晉公既謫崖州專事釋典自後流落貶竄共十五年髭鬚無斑白者未終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此老如此結局頗自奇特想其宿根自善抑亦如來願力弘深而作念皈依旋蒙度脫耶自拂齋

僧 附妖僧

和尚六和爲尚也戒和和同脩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

同均心和無爭意和同俗事物異名

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高僧傳

佛圖澄和尚天竺國人也西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自言百歲餘氣自養積日不食善誦咒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則拔綿出光以自照每臨溪從孔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會洛陽寇亂潛伏草野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澄仗錫謁勒勒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咒之俄青蓮華生鉢中勒神敬之延於軍中東晉成帝

咸和三年劉曜圍守洛陽勒自救之扣澄澄曰佛塔無
風一鈴獨鳴曰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軍
出獲劉曜勒戰果獲曜載之襄國咸和五年勒稱大趙
天王行皇帝事奉澄彌加篤敬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
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
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之執斌手曰可起矣
斌乃甦遂起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晉咸和八
年七月勒殂弟虎字季龍襲位徙都鄴尤傾心事澄至
晉永和四年澄將去世詣辭季龍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
國有難乎澄曰出死入生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

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道德無玷雖死如生何必千歲哉然可恨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福祉而布政猛虐賞罰交濫特違聖典致國祚不延也季龍號慟嗚咽十二月八日澄安坐而逝壽一百七十歲入道一百九歲度弟子道安法師等七千餘人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 神僧傳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

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嘆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穨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挽又以數百人鼓噪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

寺僧笑而許之遂覆石而動忽轉盤而下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箠爲驅除纔出門見一虎銜荆箠而去懶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絶踪[illegible]後李公果十年作相 甘澤謠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決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寛縱懷古執之不轉李德昭進曰懷古疏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爲一

柰何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閭知微和親於突厥突厥立知微為南面可汗而入寇趙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為忠恕之報 唐世說

周世宗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

燈帶鉗之類[illegible][illegible]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五代史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歲豔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皁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卽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

白金梵僧曰吾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年少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足小緩竟後此僧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酉陽襍俎

安禄山冥籍中曾為回向寺胡僧名魔滅王 神僧傳

蘇東坡所交佛印禪師姓賈實進士而韓退之所交賈島亦進士為僧號無本一號佛印 羣談採餘

坡公嘗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眞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妙達佛理雖毀罵佛祖可也　揮汗新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獨孔子以中庸設敎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

源頓命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顔子號稱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聖人未嘗廻避諸弟子諸弟子都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儒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帝大悅 宋書

歐陽永叔慶曆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叅政舟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攜至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所得永叔異之後游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攜室室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懼恐其時卽永叔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叅知政後求退甚速豈其前知定耶 宋史筆談

謙光和尚頗有才思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常曰吾頗

鵝生四足鱉着六裙 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石匣紅頭虫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卽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卽問失天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眞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爲僧世祖後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間末年始就冠服爲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 李氏焚書

碧峰宣州一異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遊峩眉山絕粒啖栢嘗趺坐大樹下忽溪水横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趺坐如故比歸郎州治西草室靜息焉時太祖渡江偶一元臣迎謂曰今欲霸我將財貨納賮太祖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元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太祖抵宣州遂訪之乃一老僧端坐太祖仗劍就問姓名不對因按劒視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語遂洽僧乃曰而欲行王道我有所指太祖推誠温詢僧曰建康有地

可王此眞帝王之居遂定鼎焉王氏彙苑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先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因亂遂祝
髮爲僧改今名云爲人髯甚長後爲僧而髯如故尤工
於詩所與遊皆名士初爲給事中嘗賦聽雨掛冠贏得
賦閑居聽雨浮羅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盡后曉臨荷芰
酒醒初打窻聲稱江濤急入坐寒兼地籟虛忽憶侯朝
天上去更愁泥滑出無驢又一日送李宗遠歸廣東詩
云三山木落鴈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
斗水流不盡楚天長又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
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

高侯氣膽狂校詩多在白雲窻秋來柳子甘如蜜寄我
須緘五百雙又云鷃鵡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
錦袍留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荳蔻花胸次清灑出塵溢
爲詩章類如此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
其所爲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復甚隆
王在中都構西堂讀書召儒臣日與講論復亦在列又
建寶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作記王又
爲正心觀書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復亦代草以得達
太祖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然留鬚亦有
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

一日召見賜膳畢復上詩稱謝詩云淇園風雨曉吹香
手挽袈裟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坐中金茀動龍光
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盞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
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
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
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欲殺之復遂玉
筯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葢亦有得者或曰見心之從
釋者亦從赤松子之意歟有蒲菴集行於世 孤樹裒談

明姚廣孝家世業醫父名震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
曰某不樂爲醫但願積學以仕王朝顯父母不則從佛

爲方外之樂耳年十四遂出家妙智菴名道衍遊學湖海刻意詩文追古作者后以成祖靖難賓於幕下有功於國官至太子少師賜玉震澤新聞

僧道衍者蘇州長洲人姚廣孝也初祝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眞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擄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

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溥南朝矣旣而宗泐舉
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
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卽開襟
出太平錢五𢾅王自祝連擲之睨王曰殿下得無作皇
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竦然而退他日實告之
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
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彫
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流耶道衍大笑因此
自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者與飲
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卽趨拜王前

王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於道衍僧舍世傳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眞主於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甚畏重之道衍時或誤爾汝於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 革除靖難紀

有佚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咒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羊羊死其人欻矣以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有張知縣者至任期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子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巳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

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即貸其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
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
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旣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
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
無傷而杖隷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
死復咒其生吾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
搖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
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介方拍案僧股栗脇下
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册乃妖術書也公召同僚
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

恐其詐使昇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腐矣說聽增紀

成都左綿龍角之建剎也工匠告完而剎名未舉闍梨建會禱于佛請之是日忽聞鴈陣鳴空繚繞引領仰觀鴈行乃成無爲二字遂巨書以榜其寺云埤雅廣要

劉氏鴻書卷二十九終